

三维均衡之上的公正概念^{*}

元 光 杨海蛟

内容提要 公正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公正具有严格的范畴和内涵尺度,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分析模式的指代符号。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公正意味着促进人对公民性、价值认知、观念认同、制度均衡和社会结构稳定的产生、发展或实现。这就意味着公正概念必须建立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公正概念分析而言,这一基础离不开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结构和政治价值构建等三个维度,且表现为这样三个维度之间的均衡存在。

关键词 公正 政治评价行为 政治生活结构 政治价值构建 三维均衡

公正是一个最平淡无奇的概念。但是,人们在崇敬公正价值的同时,很少去考虑公正作为一个概念而所应具有的逻辑完备性。更有甚者,许多人将“纠缠”公正内涵的思考看做一种形而上学的附庸风雅,或者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公正的概念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学者关于公正的思考是一种价值论辩,而这种价值论辩的基础在哪里呢?罗尔斯站在重塑实践哲学的高度否弃了那种空洞的价值哲学,他指出必须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即,一合乎理性的正义之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当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本性,然而却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而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之正当与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

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道德本性。《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力求勾画出适合民主政体的较合乎理性的正义观念,并为最合乎理性的正义观念提出一种预选观念。在这里,罗尔斯用一种“前设正义”取代了那种“现实正义”,在认识论上开始重建公正理论的完备性。但是,他所依附的仍旧是一种假设,或者说是一种分析语词逻辑下的古典假设,这样,他的正义理论必然会出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为了弥补这个裂隙,我们需要概念论的分析。概念论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概念的基本范畴、概念的确定性和变动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概念由逻辑存在向价值存在和实践存在发展的可能性等问题。那种认为概念只是人脑抽象活动的自由创造物,而把它看作毫无现实内容的思维形式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同志正确地指出“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

* 基金课题:“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5JZD0009)。

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①因此,公正需要概念论的分析,这并不等于一劳永逸地解决“概念共识”的悖论,而是力图在前人的理解上获得一定的认知发展。

我们认为,公正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在交往沟通的批判过程中,政治主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政治实践而形成的一种由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结构和政治价值建构等三个必要结构要素组成的均衡结构,其通过主导维度优先性的占有、矛盾和消解运动,进而反思、激励和重塑其他辅助维度,使得三者在吸收政治生活的多元性同时实现社会政治生活整体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公正具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内涵尺度,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分析模式的指代符号。在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公正意味着促进人对公民性、价值认知、观念认同、制度均衡和社会结构稳定的产生、发展或实现。这就意味着公正概念必须依赖某种特定的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对于当代公正概念分析而言,这一基础离不开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结构和政治价值建构等三个维度,且表现为这样三个维度之间的均衡存在。

公正建立在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架构和政治价值建构三者的基础上,是一种实践的均衡结构。作为概念范畴的公正的客体对象是决定公正具有何种意义的重要标准。不论何种视野中的公正,它至少具备一种抽象的含义,即一种“可接受性”。试想,凡是我们称之为“公正”的事物,莫不是人们认为是合法的、合理的、对等的、自由平等的,而在这些具体的认识背后,是一种被我们称之为“可接受性”的结论。那么,这种“可接受性”究竟存在何种层面上呢?这就是公正的客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公正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一而足。在学理上,有的学者将公正的客体圈定在一定的契约基础上,即彼此沟通认同的意识沟通结果;有的学者将公正的客体限制在社会的基础结构上;而有的学者则将公正的客体等同于对诸种“善”(good)的交叠共识和博弈取舍。在实际生活中,公正或可等同于社会公正,或被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的价值选择,抑或是“给人以应得”的分配机制,甚或可以等同于个体认知或者价值诸元的“稳定器”。最新近的但并非是最新颖的看法重申,公正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词语。归根结

底,公正是一种全面性(comprehensive)工具,而这种工具所需要“修葺”的对象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公正概念的不可通约性恰恰来自于这种分殊状态。正如曼海姆指出的,“当我们在与他人进行交流中寻求一个共同的理解层次时,词语可以用来消除含义在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在必要时,词语可以成为一个工具,用来强调每一个体在含义上的差别和独特的经验。因此,词语可以作为一个工具使用,来探测产生于文化历史过程中原有的和新增加的成分,从而把以前不可察觉的价值增添到人的经验尺度上。”^②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还原公正这一概念词项的“共同的理解层次”,即“可接受性的”公正的客体。我们认为,公正应建立在政治评价行为、政治生活架构和政治价值建构三者的基础上。

二

所谓政治评价行为,是指公正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组成成分具有反思、认知、认同和批判的评价演进。公正总是相对于不公正而言的,因此,公正是对于不公正因素的反思;而对于不公正因素的分析需要获知何种需要公正分析、不公正是否真实存在、不公正与公正的界线何在、公正和不公正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这些分析的综合就是公正认知;公正认知首先存在于“个体”之中,具有多面性和独立性,为了避免“公正认知”诱导“公正消解”的悖论,个体、群体、共同体等等主体间需要一种“认知平衡”,这是一种简单共识,我们称之为“公正认同”;在完成了这样一系列的公正性行为后,公正就代表了一定生产方式下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属性,这种文明属性是“建构性的”,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一种“作为文明属性的公正认同”需要继续被超越,由此公正的反思在不同的“素材”基础上再次启动。我们或可将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公正概念发展过程称作“公正概念的批判性发展”。由此,公正评价成为一个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系统活动。

所谓政治生活架构,大致包括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我们已经知道,“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思维的真理性的,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③,那么

公正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价值实践活动,如何获得这种此岸性呢?如果对“人的政治、社会、道德特性决定了公正概念的属性”这一命题没有异议,那么我们大抵可以认为,公正必须包含在一定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并能体现出其相应的现实性。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正义观时,已经将此前提为科学地分析公正概念的必要条件。显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生活决定了对公正概念的批判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的差异在政治生活具体体现在政权组织形式和及其具体管理形式,即政治制度。在基督教公正论中,其解放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人性上的不公正关系,因此它获得公正概念的可接受性,而其却采取了宗教专制的制度模式,由此导致其被资本主义公正论取代。资本主义的公正概念,最强调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解放意义,罗尔斯将此总结为社会是一种在自由而平等的人之间存在的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因此资本主义公正论开辟了公正概念分析的新领域,将其转向更为广泛的宪政民主制度。但是,此种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公正价值的至上性更多地体现为为资产阶级获取、占据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开辟更多的“自由领域”。在这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法摆脱对“民主的恐惧”,而退化为“选举制民主”。这种制度决定了现代民主国家框架里的公正概念实则是维护资产阶级从选举过程中获取“贵族统治”的永恒性。那么,政治制度的公正如何获得装饰呢?这是政治机制的任务。政治制度的公正和政治机制的公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易混淆。但凡了解公正理论一二的人,都很熟悉“分配的公正”、“占有的公正”、“程序公正”等概念。在本体论上,它们分属不同的概念体系或层次。但是,在公正概念面向的政治生活结构要素中,它们不过都是某种政治机制的公正化描述。它们是一些已经被决定了的或者“普遍被使用的”关于公正如何实现的经验性概念。正因为如此,分配的公正极易成为热议的对象,甚至很多人试图从分配公正中获得对于公正整体的认识,以致发展成为“公正——普世价值”的“可靠依据”。这不啻为盲人摸象或缘木求鱼。

所谓政治价值建构,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以某些理想性和现实性、评价性

和行动性、批判性和引导性的价值要素体系化构成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并最终体现为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尤其是特定的阶级、阶层或者利益集团)的“需要——满足”关系,是某一社会形态成熟的主导观念体系和最终标志。公正是一种政治价值。这意味着,公正必然具备政治价值的基本属性和结构特点。我们认为,政治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范畴和社会范畴。政治价值不是价值哲学或者价值论的语词游戏,也不是某种抽象的主客体关系。社会生活实践形成的关系必定是具体的、现实的,任何政治价值都不可能是单纯的符号,任何有关于政治生活发展、政治行为选择、政治制度设计、政治主体培育的评价、准则问题,都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通过人的实践体现出来的。政治价值不仅是一般价值形态的具体化,也不是永恒的普遍的理想追求。包括公正在内的一切政治价值并非是独立而抽象地存在,也没有所谓的空洞的、虚幻的一般理念和普世价值,政治价值的存在必定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完善自身的结构。政治价值也不能同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概念相混同。政治价值具有自身的范畴边界和结构特点,它能够体现出价值、价值观、价值观念的合理要素,是一种辩证的、复杂的主客体关系的体现,但与此同时,政治价值又不断地实现主客体的相互影响、推动价值观念的体系化和价值观的自我完备性的调和。人们认识政治价值的过程是漫长的,即便是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从系统和宏观的高度认识到政治价值的巨大历史意义,没有认清政治价值是一定社会形态成熟化的根本标志。政治价值并不存在最终实现,诸如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和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争论是政治价值发展的一般形态,而其实现程度和最终实现,则是以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为基础,不断发展、克服、升华自身亚社会性和稳定性的历史进程。

上述三个结构要素看似是彼此独立的结构,但实际上公正的评价行为决定了公正实践的动机和来源,公正的政治生活结构是科学地认识、实践和体现公正的评价行为的现实路径,而公正的政治价值建构则完成了公正的主客观统一。在这里,公正成为了一种均衡的结构,一种不可分割的结构。正因为如此,始终将“解构”作为认识社会

根本的德里达也不得不承认,“公正必将来临,它势将到来,它必然来临,它将要来临,它具备必然来临之事件的根本属性。它将永远拥有此一属性,这一即将到来的属性,过去拥有它,将来也总是拥有它。或许,这便是公正就其不仅仅是一个司法的或政治的概念而言,何以向‘未来’敞开着大门,一个改革、重铸、重建法律和政治的未来。”^④

三

如前所述,公正概念内在地包含上述三种结构要素,但是需要获得三者之间的均衡结构,公正需要具备什么概念结构呢?这就是公正概念从“圆融的结构”走向“破裂的实践”最为关键的概念分析。我们认为,公正是一种批判、选择、优先化的复合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正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存在、发展和完善的重要衡量标准。一般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它的政治建构必定是稳定、均势的,即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矛盾能够通过政治结构、形式和行为得以缓解而控制在一定秩序范围之内。对此,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蕴含了这一理论动机,其认为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1)整体性地成长;(2)随着成长而机构复杂化;(3)、各部分是一个“超有机体”;(4)整体的生命比部分的生命要长得多。那么,为了符合这样一种“均衡态势”,公正意味着一种对称,或者对等、均等的策略、路径,即“给人以应得”或“等利(害)交换”。有的学者解释道,“公正乃是具有均等、相等、平等、比例性质的那种回报、交换行为,是平等(相等、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⑤很多人认为,这种认识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正始终存在整体和部分两种公正概念,整体的公正概念即“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们要探索作为德性一个部分的公正。正如我们所说,存在着某种这样的公正。同样也存在着作为部分的不公正。……公正显然不只一种,在整体德性之外还有其他意义的公正。我们必须把握它是什么,是种什么样的东西。”^⑥而所谓部分的公正也绝非等同于“均等的公正”。均等的公正,或可称为分配性的公正,是亚氏部分公正概念中“部分”,他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类公正(均等的公

正——著者注)。其余一类是矫正性的公正,它生成在交往之中,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非自愿的。这是与前者不同的另一类公正”,更为准确的说,均等的公正是有具体限制的,即“分配性的公正,是按照所说的比例关系对公物的分配。(这种分配永远是出于公共财物,按照各自提供物品所有的比例)。”^⑦诚然,均等的公正标志着公正概念在具体实践领域的一种客观表述,但是它不是整体的公正,因此并不等于公正概念的全部内涵。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分析为我们展示了公正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价值(德性)实践结构。但是,他简单地将整体的公正、部分的公正割裂开来,陷入了公正价值和公正实践二者自缚于“此岸”与“彼岸”的机械区分上。而抽象的政治生活观,使得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公正面对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加之阶级和利益分析的局限,那种依靠“公共财物”和个人领域之间的分配与交往的区别也显示出他公正理论的困境。事实上,公正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政治价值,它指向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对于政治哲学而言,这意味着公正概念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政治体系。在这里,既存在着个人能力自然区别,也存在着因袭的身份差异;既包括物质经济的占有需要,也包含精神文化的肯认;既需要尊重道德和习惯,又需要尊重权利和义务;既能够统合自由和平等,又能够整合个体和集体,等等。这些因素经过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融入到公正的评价行为、政治生活结构和政治价值建构等三个主要维度中,并体现在各个维度自身的存续和彼此之间的影响中。显然,同样“公正的单个因素”在进入不同的层次和体系后,不得不面对对立和否定的局面。根据均等的公正理论,这就是不公正,需要“矫正”(不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矫正公正——著者注)。加之,资本型社会的发展,物质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主要衡量标准,因此,公正与效率开始对立,矫正公正也彻底沦为了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几或成为专制主义的祸首之一。我们认为,公正是批判、选择、优先化的复合结构。在这里,公正跳出了均等的狭隘结构,而指向均衡,即在指社会政治生活布局上公正的三个主要维度内及相互间际中的等量不等形的平衡。所谓等量,指的是在任何一个维度或者维度间存在对公正认知的简单共识、基本制度的架构和政治价值的体

现。而所谓不等形,是指这种等量体现并非是 1:1 的对称关系。因此,对于公正而言,出现了单维度的超越或者匮乏,就需要在三种维度及其项下要素中探求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合理性,即公正的批判路径;在需要承认等量等形的公正结构是一种彼岸性的乌托邦理想同时,公正需要人们在三种维度间作出一定的优先性选择,即选择何种维度作为公正价值实践在特定时期能够接受的超越,而不致导致其他维度失去均衡可能的匮乏。在这里,矫正意味着选择,而不是对于分配结果的修正。随着主导维度的不断变化,公正在 3 个维度内和间际获得了普遍的发展,表现为一种主导维度和辅助维度的动态制衡,即通过约束、促进、沟通和外接的方式方法将公正实践的范畴边界有效扩大,对政治生活的调控层次逐渐深化。最终,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成就一种“瞬间点式”的公正的价值体系。这种批判、选择、优先性的复合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结构,是一种尊重和了解社会政治生活不同发展需要的结构,是一种能

够扩展并密切联系经济公正、社会公正、伦理公正等公正部类的政治公正结构。^{③④}

①《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 277 页。

②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84-85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6 页。

④Derrida, "Force de loi", edited in Derrida, Acts of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256-257.

⑤王海明:《公正:以德治国的最重要原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⑥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8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01、97-98、101 页。

作者简介:元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长春,130012;杨海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副主编。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蒋秋明〕